

中国美学之审美旨趣与尚生品格

李天道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 610066)*

摘要: 中国美学尚生、重生,推崇体道、悟道、“与道合一”,以存其所存、生其所生的审美态势体悟“生生”,滋养生命、化育生命、成就生命,致使生命圆融。同时,中国美学追求缘在构成审美域的达成,认为审美活动的旨趣,是审美者内沿己心,效法自然、随心随性、因情适性、自为自得,通过“配义与道”积健为雄。以“至大至刚”之“气志”沛然浩然,真体内充,去极物之真,进而具备万物,横绝太空,气象浑厚,“和光同尘”、以“即心即佛”,复归于“深心的自我”,以顿悟生命要旨。也正由于这样,从而致使中国美学所标举的审美域与生命境域相通合一。

关键词: 重生;尚生;缘在构成;与道合一;审美域

doi: 10.3969/j.issn.2095-5642.2016.07.001

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42(2016)07-0001-07

中国美学的核心旨趣突出地体现在对个体生命与人生状态的重视,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希冀借助艺术以揭示人生的意义,展现自己的内心体验,追求“同于道”和“与道合一”的审美域,进而使人融于天地化育,把肯定生命、透视人生、以达成通达无碍、明道明心、反朴见性、无二无别、融通空灵的审美域作为审美活动的极境,把构建雍容洽化的人生作为最高审美旨趣。因此,中国美学主张尚生、尊生、乐生、大生、广生,礼赞生生,体证生生,注重在审美域缘在构成中铸就至真、至善、至美相统一的人格,实现光明的、自由任运的审美人生。由此出发,要求以宇宙自然为可居可游的诗意化家园,以通达而无妨碍,互无阻滞,具足圆满,融洽和谐的心态去体悟万有大千的生命真谛。守朴含真、恢复自然本性,平淡简古;空诸所有、返归心源,空灵虚清,以“人性”、“人道”和“天性”、“天道”相合,致使“人”本身的生命节律与自然万物的韵律一体化。基于此,可以说,审美活动中所达成的“与道合一”,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缘在构成、互为一体的生命域与审美域。所以,只有从人与万物存有的交相化合的审美域缘在构成论切入,以审视中国美学,才能够从深层次揭示其审美旨趣与文化品位。

—

在中国美学看来,“道”为生成宇宙万物的原初生命域。“道”生天育地,化养构成万物,皆以自然至诚之真意而演化,人是万物中最有灵性的,人有知有识,故能修道、行道、悟道、体道、得道。“道”由人显,“道”乃人的生命之本,是一切生命和存在的源泉,是一切变化中永恒不变的因子,普遍地存在于宇宙万物包括人的生命和生活中。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不离“道”,“道”不远人,“道”就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是不可以须臾而离的。而“道”就是“美”^[1]。自然之“道”的运化,成育万物,从始至终无为而秩序不乱,五行有秩,阴阳遵序,则星体运行迟速有定,轨迹可测,四季运行,昼夜交替,寒热有度,草木衍生,社会发展,因此,审美活动中,必须体“道”、悟“道”,以达成“同于道”之审美域。如此,审美者则必须于那日用万相中超越尘世,排除杂念,洗涤心灵,保持安然淡漠无所争之心,以一颗无尘的心,还原生命的本真,悠然自然,从而才能

* 收稿日期:2016-03-2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思想专题研究”(13AZD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天道(1951—),男,四川彭州市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美学。

“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1],以进入虚实同源,体用不二之审美域。故而,在中国美学看来,“美”是通过随心任性,在陶然自得的审美心态中,于此在、当下,偶然间寓目、即心,从灵性电光火石的照耀中,“仁心”、“诚性”得以澄明、敞亮,呈现出原初本真之态,与眼中物、当前景相互感应、情景兴发,致使审美域缘在构成。其构成流是“因缘而生”、“仗缘方兴”、“因时生感”、“即景言情”、心物交感、眼前心生、当下兴起,而“触目道存”、“与道合一”、“寓目辄书”、“即景成咏”,其呈现态则为一种“尽心尽性”,“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纯粹境域构成。通过原初诚真之心,即仁心仁性的澄明,“返身”到纯粹之“自我”,以体证生生,回归自我,成就自身。

中国美学具有极为浓厚的泛爱生命的色彩,注重生命、关爱生命、仁爱自然万物是其突出特色。在中国美学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2](《系辞下》),“生”,“生生”,生其所生,乃“天地之心”。

“天地之心”的提出,最早应该是《周易》中的《复卦·彖》,其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所谓“天地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或谓“道心”。乃是宇宙万有大化流行的生生之原动力。正由于“天地之心”的作用,所以宇宙间万物自然始终洋溢着活泼泼的盎然生机。故“天地之心”又为“天道”。“天道”与作为“人道”惻隐之心之“仁”息息相关,相通同一,关系着大化自然的化生化合、变异不断、周流不息、生生不已。这种思想的提出又源于《周易》的《剥》卦。所谓“《易》以道阴阳”。自然万物之所以化化不已、生生不息,其生化之机在于“阴阳”间的氤氲消长。“阴阳”思想乃《周易》的核心。“阴阳”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既相反相成、互相消长,又互为其根。阳决阴,阳长阴消,直至五阳一阴,阳气最盛,是为夬卦。阴剥阳,阴长阳消,直至五阴一阳,阴气最凶,是为剥卦。在《剥》卦里,阴气侵阳,由初爻而上达五爻,阳气凋零,如被阴气所剥落,故谓之《剥》。在《剥》卦里,阳虽处下风,被剥落到仅余硕果,但“阴阳”同根,阳不会消尽,依据物极必反的规律,仅存的硕果会进发生机而东山再起。由被剥而复生,此即序卦所说“《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由《剥》而《复》,《剥》《复》相继,紧密相伴。《复》卦的复,是反还之意。“复者返本之名”,“群阴剥阳,至于几尽;一阳来下,故称来复。”^[2]如此,所谓《复》,是指一阳的来复。即如汉代易学家荀爽所云“《复》者,冬至之卦。阳起初九,为天地心;万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见天地之心矣。”^[2](卷六)这就是说《复》卦在节气上是象征冬至的卦。在这卦里,阳气复返,从初爻开始兴起,这就是天地之心。“万物所始”,万物由此复苏,出现生机,蕴藉呈现生意。据此,宋代程颐则将“天地之心”解释为“生”与“动”。说“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3](《程氏易传·复传》)“人说‘《复》,其见天地之心’,皆以谓至静能见天地之心,非也。《复》之卦,下面一画,便是动也,安得谓之静?自古儒者皆言静见天地之心,唯某言动而见天地之心。”^[3]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欧阳修也认为“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4]“天地之心”就是“生”,“生”以阳动为本。据此,朱熹则明确指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5]。阴阳消长,此起彼伏,循环往复,密切无间,剥尽阳复,永无间歇。张载说“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6]这里就以《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来解释“天地之心”。接着,他又说“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6]既然天地之心是生物,故而《复》即是“生”,生生不已即是天地之心,天地生物之心。这种“心”乃是宇宙大化流行的基本的原动力,其中洋溢着活泼泼的盎然生机。天地无心,生之不息者,乃其心也。所谓天地之心是指其生生不息的生命本质而言。

同时,“天地之心”又意指“人”,以体现“人”在宇宙天地间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美学看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人之为人,在于人有“自我意识”,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超越尘世,摆脱世俗的羁绊,以达成自由的审美域,建构自己的生命空间。即如孟子所指出的“人”“异于禽兽者”,“人”能够发明本心,澄明仁心仁性,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7](《孟子·离娄下》),“人”的本心本性即为“仁”,所以说,“仁者,人也”。人之为人的价值,就在于“人”既为自然万物中的重要组成,同时又具有不同于万物的特质,“人非天地,无以为生;天地非人,无以为灵。”^[8](《刘陶传》)“人”与天地万物相互依存,正由于“人”的存有,所以天地间才具有灵气,才有美。“人”为“五行之秀气”。禀气而生,是人与万物相通相同的地方,但惟人独得

其“秀气”,因此,“人”在天地间,处于“心”的地位,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9](《礼记·礼运》)。“人”为“天地”之“心”,可见“人”在天地间的重要性。

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中国美学认为自然万物与人都由“气”所化生,一体同源、同构相通。正是基于此,中国美学认为仁爱万物为一种最高审美旨趣。依据这种自然审美意识,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中国美学为人确立了“天地之心”的定位,强调作为万物之“心”的“人”的生态地位,“人”与自然万物相依相成,一体而生,与自然万物理应和谐相处,对自然万物的化育化生当然具有不可推卸的仁爱之心,推崇道义性和仁爱性。因此,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要求“人”应该“仁以待物”,主张“生生之为仁”,“仁者生生”,以“仁心”、“仁性”对待自然万物。“人”为万物之灵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泰誓》,其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里就指出,“人”乃天地间最有灵性的物种。正由于“人”在天地自然间最为“秀”、“灵”、“贵”,因此“人”要通过“修身”、“尽心”、“尚诚”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庸》)。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齐治平,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天人合一这一主旨上是一样的,与佛教也是一样的。应该说,这些地方所提出的“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以及“人为贵”,都是对在宇宙自然中地位的一种推崇。在此基础上,宋代的欧阳修则强调指出“人者,万物之灵,天地之心也。”^[10](附录四·记神清洞)对此,王阳明也指出“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也。”^[11]“人”为“天地之心”。所谓“心”,在王阳明看来“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11]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只是一个灵明。人人具有灵明之心,也即人人本有良知。他指出“人”既然为“天地万物之心”;而“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1](《传习录》)人与天,心与物,内与外,知与行都是合而一之,是一而不是二,是合而不是分,要不二不分别才能不隔不离,于是主客一体,人天一体。

由“重人”、“贵人”出发,中国美学极为关注人生,注重“人”自我人格的完善,主张“为仁由己”、“诚自明”、“反身而诚”,认为“人”之本心本性乃“诚”,即“良知”,也即纯粹“灵明之心”。但由于人在尘世中受世俗杂念的影响,人的诚心诚性被遮蔽了,只有澄明本心本性,彰显生命的本真意义,选择本真自由的生存态势,自己决定自己,自己创造自己,以致使自身的个体生命获得价值,以“为仁”、“得仁”,复归原初本真之诚心诚性,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人能诗意化生存的先决条件。对此,孔子主张“我欲仁”、“求仁得仁”、“身体力行”,孟子则主张“反诸求己”、“尽心尽性”,强调“人”的自我内心的“充实”,并提出“充实之谓美”。内心“充实”并由此以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熙圆融关系。通过“反身”,以“诚自明”,而成就自我,进而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王充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12](《论衡·别通》)人具有理性,所以高于其他存在物的物种。董仲舒也指出,万物莫贵于人,是因为“人独能为仁义”。又强调指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13](《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人”为“万物之本”,人具有审美能力,因此贵于万物,审美能力就是最高的智慧。人与天地自然都生成于“气”,同源、同体,作为天地之“心”之“本”的“人”通过守朴含真、恢复自然本性,以平淡简古,空诸所有的审美心态、返归心源,空灵虚清,混茫澹漠,阴阳和静,以素朴无为的自然人性去融溶生成,洽应自然万物的天性,则能够达成与万有大千的相交同构、相依相成、人道与天道相融,一气交流,道通为一,而达成与万有大千圆融和熙、化生化育之生命域。

在中国美学看来,自然万物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人是自然存在物,万物存在的价值就在于能够为“人”所依所靠、所与所共。此种观念是古人最容易自发得出的。荀子和董仲舒把这种自发形成的观念理论化。荀子把万物看成是“人”生存的共在必需,自然万物养育人、抚养人,为“人”所赖以生活的必要条件。养育“人”就是万物之“宜”。这也是万物自然与人之间的最根本、最本真的关系,因此,只有回归人与万物自然一体共生的本真关系,才会在“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中体现和实现人的本真存在。“人”更应该仁爱自然万物。

二

在中国美学看来,“尽其美,致其用”,“与道合一”审美域的构成能够使人更加精微地体悟自我生命的要

义。有人才有审美域缘在构成活动的发生,才有“美”的生成,无论是境域构成,还是其审美旨趣,其要旨都是天地万物为一体构成。而之所以万物一体,乃是“仁”使其然。因为人的本心本性为“仁心”、“仁性”,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所以人原本可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由于物欲之蔽,仁心堵塞,才使得天地万物失其所,所以孟子提倡“放心”,王阳明则推重“致良知”,以致使人心复其本来面目。而人心一旦复其本来面目,不但可以实现“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之境,而且还能够达成“天人一体”之审美域。应该说,至真、至诚、至善、至美的审美域就是审美域缘在构成论的审美旨趣。具体而言,所谓至真、至诚、至善、至美之境,也就是人与万物存有的交相化合、缘在构成审美域。在这种审美域之中,其审美呈现态为“物我两忘”、“与道为一”。

只有与人生相关相切,涉及生命旨趣才可能为“美”。所谓“美”,应该是一种生成,其中呈现出对生命意识的肯定,以及在这种肯定基础上体味生命、珍惜生命的审美态势。其审美域则为一种构成态,体现出心灵的自由。其实质,应该是一种自明,一种自我选择,一种自我达成的审美域与心灵域。这种审美域达成于一个“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的自我”。这种自我,内心真气充沛,生气弥漫,达成这种审美域,则能够使人感受到一种“万象在旁,掉臂游行,超脱自在”的审美愉悦。正由于此,所以中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的旨趣,是审美者内沿己心,效法自然、随心随性、因情适性、自为自得,通过“配义与道”积健为雄。以“至大至刚”之“气志”沛然浩然,真体内充,去极物之真,进而具备万物,横绝太空,气象浑厚,“和光同尘”、以“即心即佛”,复归于“深心的自我”,以顿悟生命要旨。也正由于这样,从而致使中国美学所标举的审美域与生命境域相通合一,中国美学始终一贯地在探索如何达成一种和合完美的人生的自由精神,如何超越外物的局限、束缚,以实现人的自身,达成“朝彻”、“至诚”的境域。这样,就能充分发掘人的深层自我意识,从而激发出探索自我与世界的巨大热情和珍惜人生的强烈愿望。所谓“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就是说,只有既“尽人之性”,又“尽物之性”,“合内外之道”,才能“赞天地之化育”,由此才能够达成“与天地参”之审美域。换言之,即只有与天地合为一体,使“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12](《齐物论》),才能使人成为自在自然、任心由性、自我自觉的人,而进入自由缘在的审美构成态势。这种人生的自由构成态势真实澄明地呈现出来,以表征为直观感悟和情感体验时,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审美域,一种艺术的审美极境。

一般而言,自然无为、缘在生发的审美域创构方式主要就是“目击道存”、“寓目辄书”。缘在构成之所谓“缘在”,是能在,去在,具有可移动性、待定性与“悬中”性,其突出特性为被构成。一切存在,其存在态都是在“去在”中获得的,都是当场构成,乃是当下缘在,变运无形,奇出无朕,错胜无穷,于空寂无形中体尽无穷,以成就自我。就实际而言,大道无为,自性圆融,缘在原本就存在,只是需要人去揭示,去敞亮。缘在,是自然天然的。“人”总是在缘,或正在缘,在缘中,在先于现成的自身的自身之中。自在无为,识心见性。缘即自身,或者说是自身的缘在构成。“缘在”发生性、构成性地存在着,在“能在”和“已在”中获得自身。并呈现为一种势态构成或缘成。

的确,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间万有大千都是一种构成,或者说是一种缘在构成与境域构成。缘,原本存在。同时,缘在又是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存在。缘在是构成着的,是生存境域、审美域之构成,其发生与构成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诗意化的。所谓“缘在在世界中生存”,人能体验到,感受到这种缘在构成的诗意化与审美化。因为缘在构成的发生与构成就在“人”的生命之中。就原初本真生存态看,“人”与自然万物自本自根、自在无待、无时不移。而中国美学所主张的缘在构成、“目击道存”、“寓目辄书”、“即景成咏”、即物起兴、触景生情、体物写志等境域构成态势则极为生动地体现出这种审美意识。“缘在”,即“人”生命的开启,“人”只有于“去在”中获得自身,获得先于自身的自身。所以说,缘在不是现成的,而是发生和构成的,是在“进行时”的“去在”中构成境域式的自身存在的自身的。在发生和构成的意义上,“道”与“所观”是同一的,物我一体,有无相生。“道”中有“物”,“物”中有“道”,“人”即是“物”,“物”即是“人”,审美缘在构成活动中,即事而作,即景成咏,自其所自,然其所然。万物的存在状态原本自然而然、悠然天然、有而无之、无而有之、生生不息,流转不已。因此,中国美学所推崇的审美缘在构成论是对生命原发精神的张扬,并且通过此,以表明作为审美者,其审美域与生命域的达成只能借助心物的偶然的遭遇,通过当下的物感心动、兴会之机,

“情”“景”相互撞击,进而相交相融,以瞬间感悟,复归到物我同一的纯然本真境域,从中体验到生命的本真意义。其态势则为冲漠无朕,即于空寂无形中万象森然已具。这种冲漠无朕的气象,若有若无,而变化于无形,磅礴于无垠,无垠无形中满含有生气。就天地宇宙看,生生之气之浩瀚充塞于其间,致使自然万物、山间林野间蕴藉着无穷的纯粹明净之气。就作为审美者的人来看,这种纯粹明净的生生之气沛然于其心性之中,浩然充然、浑然纯然,在审美活动中,审美者之“气”与自然生气相遇相遭、相互激荡,进而于氤氲上下中相融相合、相通无间,在当下刹那,不期然而然之间,情感一触即发,情景相交,天生化成。所以说,缘在构成中看似纯粹景物的呈现,却又洋溢着生命情感的气息。在审美者登山临水,仰观俯察,由眼前目下,意与境浑、情景交融,“自我”与万有大千相互溶浸,物我相互交感,生机流荡运行,以创化万物,缘在构成,感悟到自然万物的生命流动,进而于境域构成的瞬间焕发出生命的原发精神。因此,缘在构成是生气与情感的碰撞,是万物灵气的自然勃发。所谓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其理自陈,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缘在构成是审美者借自然万有以“畅情”,审美者对万有大千无心一瞥,于偶然直观中让飘逸的内心情感化作一股玄思,心随物以宛转,物与心联翩,而与“道”合一,本真生存,从而获得全身心的愉悦。这种缘在构成审美域达成活动和顺应自然的方式,是“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随心所欲,是审美者于倏然悠然间的一种顿悟。在这种顿悟,或者说是感悟中清明之心灵与万物自然的生命韵律相遭相遇,进而相与想给,将万有大千化为周身灵气,从而达成情景交融、心物一如之审美域。在这种审美域达成流中,往往由眼前、目下之景物所触动,从而引发审美者即目当下的生命冲动与真切、灼热的情感抒发,进而即事而作,寓目辄书。此中种种变化都展现了“此在”的去蔽与澄明,以及审美的自觉。审美者将当前的所见所感与自身的周遭际遇联系起来,“寓目”、“触目”、“目击”、缘在构成审美活动的开展,表明一片崭新审美空间的开创。

由此可见,缘在构成审美活动的流程就是天人一体化,就是审美者遵循自身天性,随顺事物的自然本性。内缘己心,外参群意,内外相交,心意相合,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以显现宇宙生命之真实所在,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生于自然,在这种“人”与自然万物一体化流程中,即景会心,因景因情,心景一如,情景一如,于兔起鹘落间兴发并获得审美创作的灵感。这种审美活动往往以“观物”“寓目”“目击”为重要契机,而其中的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机缘巧合,则是审美者感发情志的化机。其呈现态则为天壤之景物,空灵之心目,磕着即凑,当下缘在,以达成“与道合一”之审美域,进而即景成咏。

三

缘在构成论推崇境域缘在构成的自由自在态势。这种自由态势体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精神。必须指出,中国美学所推崇的缘在审美域的建构与其审美旨趣是一致的。中国美学的审美旨趣以及所努力追求的最高审美域是心灵的自由与高蹈。这种境域的表征则是“人”“与天同”、“与天地参”、“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从当今存在论现象学视域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依相成、相“同”相“参”、“并生”、“为一”的。可以说,正是有这种相依相成、相“同”相“参”、“并生”、“为一”,从而才有作为个体事物的呈现。所以说,宇宙天地间的每一事物都是宇宙整体所囊括的千丝万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构成点。换句话说,这个构成点应该是“同”“参”“生”“一”,体现着万事万物间的千万联系、作用与影响。作为境域,则是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的构成域。这种境域既不是单纯的在场者,也不是实体,既是一种空灵的,但又不是虚构。是人天地万物的相通相合,亦即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万物一体。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则为“最宽广之域”或“敞开的存在者整体”。这种境域是一种“无阻碍地相互流注并因此而相互作用”的“全面相互牵引”的整体之域,为“敞开”、“没有阻碍”、“不设定界限”之域,在中国美学,则为万物一体、万有相通域。人与万物一体、与万有相通,亦即敞开了万事万物。

应该说,中国美学所主张的顺应自然、应时顺势、适意随心、自然天然,不刻意为之,即景生情,磕着即凑,审美缘在构成论的形成与中国道家哲人提出的“道”论密切相关,建构在其影响下所生成的深层审美意识之上。在中国美学审美缘在构成论看来,“人”与“天”是一体相通的,“人”来自自然,最终必定回归自然,“天”与“人”在本原意义上是“并生”、“为一”的。所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是同类同构的,同一纯构成

本源。因此,“人”应该顺应自然,在审美活动中,“以天合天”、还原到“深心的自我”,“与天同”“与天地参”“与万物为一”,保持“天人”“为一”的构成流。就审美意义而言,“人天”之间,道通为一,其本身就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构成域。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里的“天”,乃“万物之总名”,“天”原本是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无为为之之为天”^[12](《天地》)。即如庄子所说“牛马四足是谓天。”“无为”就是“天”,“天性”自然、无为。而“人”则容易被“心役”所困,从而迷失本性,“丧我”。在审美活动中,“人”必须化自然于无为之中,顺应天命,不要刻意去追求“我”的欲求,而破坏自然之道。

以回归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之审美域,即“同于道”、“与道合一”之生命域。因为从“道”的立场看,“天地虽大,无异一指,以其与我并生而同体也;万物虽众,无异一马,以其与我为一而同类也”。所谓“至大无外”,达成“与道合一”之审美域,则能够体验到“无往而非我之妙”,随顺自然,融通物我,汇通于天地万物之间,依“天性”而存有,恬淡无为,淡泊自甘,与万物并体,没有贫富贵贱、君子小人之别,淳朴熙和,圆融宁静。

当然,所谓“与我为一”的“一”,既虚也实,既是永恒的在场也是不在场者,也即道家美学所谓的“道”。在庄子,所谓“道”,即宇宙万物生命构成的原初域,为万有大千的“本根”。“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固;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12]这里就提出“本根”之说。“本根”,即本然、天地的发生构成与聚合变化,都可以追问到“本根”这一所在。所谓“本根”,成玄英解释云“亭毒羣生,畜养万物,而玄功潜被,日用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本根”为“至道一根本”。因此,可以简称为“本”,而“本”也就是“一”。《淮南子》云“夫无为,则得于一也。一也者,万物之本也,无敌之道也。”不难看出,从道家美学的“道”论看,这里所谓的作为“万物之本”的“一”,也就是“道”。

作为天地万物原构成境域的“道”,其表现特征为空灵、自然、永恒。中国美学认为,“人”本性自然,当然不能背离自然。“人”应该遵循自然,无为无造,回归自身纯朴自然的本真之性。要复归这种天然自然、纯然本真之性,就必须通过去蔽,解除尘世羁绊,通过“心斋”“坐忘”,“守静笃”“致虚极”,由纯然、淡然、天然、陶然的自由态势中,空明心灵,以超越有限之“象”,而直达“同于道”、“与道合一”之审美域。从而体悟到“道”中宇宙生命奥妙,悟解到其中精深的生命内涵和幽深的生命旨意。故而,中国美学认为,只有“超以象外”,才能够“得其环中”,以跃进宇宙的生命之环。

就存在论现象学看,这种顺应自然、此在自得,以达成“与天同”“与天地参”“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境域缘在构成方式,可以称之为缘在构成。而这种缘在构成中所呈现出来的“道法自然”“以天合天”,即景起兴、无心偶合,要求创作者敞开本心,澄明心境,贯融天地古今群体自我,以达成情景一如、心物一体的审美缘在构成域。故而,中国美学强调顺应万物,以观天道、察天机、悟天理、深味自然之质趣,从而洞见道,或曰美的本体。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2]人的身体和生命都是自然赋予的。《周易》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荀子也认为,天地是生之本,天地的运动变化产生了万物,人是其中之一,“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人的生成离不开“气”的氤氲生化。董仲舒说“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于天也。”王充说“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朱熹在论述宇宙生化流程时,也说“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自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陆九渊也认为,天地生人,而非相反,“故太极不得不判为两仪。两仪之分,天地既位,则人在其中矣”。两仪谓阴阳,体现为天地,又说,“人生天地间,禀阴阳之和,抱五行之秀,其贵孰得而加焉?”阴阳之和即阴阳之和气。“天”是“人”的创生者,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合一的,因此,中国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必须以“与道合一”审美域的达成为旨趣,使人道归于天道,让灵气遍及万物,人心与天心相通,天人一体,致使“万物皆备于我”,只有这样,才能于缘在构成中感悟到宇宙、自然深处活泼泼的生命韵律,从而实现人生与精神的审美自由。

注释:

- (1) 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就是以生命体悟道,中国人对“道”的体验,是“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这构成中国人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的实相。此参见《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宗白华全集》第 2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 年,73 页。
- (2) 参见明毛晋辑《津逮秘书》本中,由唐代李鼎祚所撰《周易集解》。

参考文献:

- [1] 李天道.“诚”:中国美学的最高审美之维[J]. 社会科学研究,2011.
- [2] 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 程颐.伊川易传[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4] 欧阳修.易童子问[M]//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 [5] 朱熹.周易本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6] 张载撰.横渠易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9] 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0]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1]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2]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3] 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4]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The Aesthetic Purport and ShangSheng Character of Chinese Aesthetics

LI Tian-dao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610066, China)

Abstract: Chinese aesthetic characters, like Shangsheng, rebirth, praise experiencing Daoism, Daoism enlightening, and combining with Daoism into oneness, to save the memory, gave birth to the life of aesthetic trend of "living", nourish the life, educate life, and achieve the harmony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Chinese aesthetics pursuets the purport of aesthetic activity which means aesthetic person follow their own heart, imitate nature for eligibility and production by righteousness. With "tzu chi" of "greatness and firmness", copious integrity, having everything, crossing the space, the heart being Buddha, returning to the "self", the person can get the life message of enlightenment, which causes the Chinese aesthetics of the aesthetic domain and the life realm are interlinked.

Key words: rebirth; oneness; the aesthetic domain

(实习编辑:王崛兴 责任校对:金玉)